

## 粮事

玉露凝秋意,金风酝稻香。回乡下过中秋,一路丰收在望,南鄂大地上合奏着一支支秋收曲。

空气中弥漫着稻子香、泥土气,还有湿漉漉的汗水味。平仄,收割机像头贪吃牛,伸长脖颈,迎向稻浪。谈笑间,大片金黄的稻穗变为饱满的谷粒,填进了大肚皮。几台收割机“突突突”地来回作业,上千亩稻田权当小菜一碟。山野,打谷机“哼哼”,随着腿脚蹬踏不停,机轮飞转,谷粒“沙沙”地在仓斗内蹦跳。拌桶(我们那儿叫“方桶”)“咚咚”,稻秆经过富有节奏的摔打,谷粒渐次散落桶内。打谷机和拌桶雪橇般滑行,身后留下一截截稻茬、一个个稻草人,仿佛一串美妙的标点符号。

三叔已年过五旬,仍舍不得歇歇,照例忙于抢天割谷。他承包了我家等三四户的责任田,年均收谷子过万斤。连我家堂屋边都腾出大半间房,灌满稻谷的蛇皮袋堆积如山,他还在往上搬。

时过晌午,一大桌人才等到三叔吃中秋饭。他穿身早已褪尽本色的衣衫,前胸后背都渗出汗渍,裤腿溅满泥巴。因久经日晒雨淋,那张瘦削的脸泛出古铜色,杂乱的皱纹间刻满沧桑。特别是那双劳作多年的手,青筋暴突,指结粗大,满是瘢痕和老茧。

## 桂花赋

■周绪成(咸安)

咸宁桂花,中外闻名,城乡遍地,一望无际。

桂花者也,木犀属常绿灌木小乔木,貌不惊人,树冠圆形半圆形椭圆形。树皮粗糙,灰褐或灰白色。绿叶对生,常年葱郁永驻,四季常绿。

树满城,花满山。茎秆挺直,玉立婷婷,树冠圆整,如塔如塔。树叶繁茂,长绿长青,团锦簇,国色天香。似松柏之顽强,胜柳竹之清秀,绿叶能让希望升起,繁花能把热情点燃。

叶绿滴翠,花清溢香。值秋荣盛,逢月腾辉。非孤高而雅致,实品貌过西施。襟怀磊落俊伟,气质浩美贤和。若夫神树起于异界,方圆圆梦醒于人间。

桂树千山碧,花开十里香。银桂白,金桂黄,丹桂开花红彤彤。月桂鲜,四季香,八月桂花香山城。花香浓郁,风韵圣洁,淡雅幽香,沁人心脾。山中村姑采花忙,公园倩影嬉桂欢。中秋赏月咏桂花,心旷神怡乐无忧。吴刚窃喜桂枝研,嫦娥更悔偷丹药。

月中桂子落,天香云外飘。气味芳

## 烦恼须发

早十多年前,我才四十岁不到,却过早地显出了老气,不认识的人说我已四五十岁了,许多人在我面前老人家前、老人家后的,这当然是尊称;还有一次,有人竟问我是什么时候退下来的?

我不敢和妻子并肩出门走在一起,因为偏偏她个子娇小,皮肤细嫩,别人都认为她才二十多岁,如此反差,哪里像是夫妻!一次出差,旅馆里拿着我俩的结婚证看了半天,对着身份证才同意办理住宿;上次到儿子所在的学校里,学生把我当成了儿子的爷爷!

我有这么见老吗?我不能不难过,甚至是悲哀至极。

唉!全是我的头发与胡子惹的祸。

那时,我看了我十多年前的照片,那一头茂盛而且乌黑发亮的头发让我现在觉得那真的很可爱,也很可贵,真是英姿焕发。那时候家里人总是羡慕着我的满头黑发,亲戚们总是喜欢用手来摸我的头。母亲更是一直觉得很欣慰似的,还说我的头发像缎子一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越

我常劝三叔:“您如今条件好了,儿女也争气、孝顺,可要注意身体,少受点累,多享享福!”他总用轻描淡写的神态回我:“我们这代人苦怕了,做惯了,只要干得动,就该接着干啊。”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我祖父早逝,那年我父亲十九岁,三叔七岁。听母亲讲,嫁给父亲时,一大家子穷得叮当响。灶房总是焖半铁锅红薯,上面盖层薄薄稀稀的白米饭,供全家人糊口。每当怀着孕的母亲去盛饭时,白饭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些煮透的红薯。全家人至今还谈暮色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叔初中刚毕业就与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成了集镇上那个粮站的常客。只要运粮的小四轮从门前泥土路上呼啸而过,他就一路小跑跟去。粮车刚停进粮站大院,他急忙拉下车厢挡板,抢着扛上粮包往仓库运。粮包为清一色麻袋,袋口用麻线锁紧,灌满稻谷、小麦或玉米,每包上百斤重。运完粮,三叔和几个伙计个个气喘吁吁,汗透全身。挑个晴日,花上几天,他又去晒粮。将粮包分批扛到粮站水泥场院,倒出,摊开,翻晒;再拢堆,灌包,锁口,入库。随着他一扛一放、一拆一倒,粒粒粮食化作颗颗碎金,在艳阳下闪耀整个场院。尤其是那根穿有麻线的

香人皆爽,桂花食品誉四方。香精糕点桂花茶,老少咸宜乐陶陶,桂花糖酒名天下,怡情逸致醉李杜。

百年金桂,枝繁叠翠,花期已过,芬芳留香人欲醉。携手漫步,穿桂林,摘桂叶,抚桂枝,细数年轮凝翠微。怎奈得,百年风雨成桂林,流金花开香万里。丛林中,村姑唱山歌,牧童横笛吹,欢歌笑语山岭飞。香阳高照,望桂园秀丽,待到中秋月圆时,桂园花香流金辉。

八月桂花遍地香,枝含露,叶染霜,四时不凋,寒独放。香飘雨株翠四野,清洁质,花中冠。风流一品娇芬芳,嫦娥羞,吴刚赏,蕊叶嫩黄,更淡妆。枝摇曳舞珠散落,飞尘世,缘万方。

桂者,不喜桃花之艳,不依梨花之娇,不托杏花之雅,不借葵花之傲,一己之身,怀石灰之志。虽未千锤万凿,亦愿粉骨碎身。有蜂来嗅,化尔为蜜。合米制之,转尔为糕。与茶结伴,助茶之饮霞,吐云境界。酿其为酒,造成甘露,滋润众生魂魄肝胆。

“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层林尽染,质朴高贵。香城桂花开时,走在大街小

来越稀少了,起初并未察觉,在一次洗头时,发现手上沾着很多的头发,才知道是从自己头上掉下的。这之后,每洗一次,手里都能捏上一把,并越来越多了。先是额前的脱发日益往后面挺进,使本来就过高的额前更宽广了,逐渐地从正面看不到头顶上有头发,额前直接闪着亮光,有人叫我“电灯泡”;然后是秃顶,从中间的一小块发展蔓延,慢慢地扩大地盘,后来就如球场般,而周围的头发却茂盛而浓密,将中间的空地围得象个盆地一样,有人叫我“地中海”和“溜冰场”;再后来,脑壳周围的头发也稀少了,整个头上的头发几乎轻易可数,于是,有人开始叫我“鸭蛋”,老蒋,甚至还被人骂过“秃驴”。为了防脱发,长头发,我可是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吃过不少中药;从书上学了土方法,每天用生姜擦,把头皮都擦破了;用过生发膏;搞过植发。但都不见效,头发还是一个劲地落。

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刮胡须,电剃刀收割胡子的声音就像打鱼机的声音一样,既长又大,每次都得花半个多小时。

## ■姜以钢(温泉)

三寸钢针在他手中翻飞穿梭,如飞鱼跃水,一个个敞开的袋口被齐整地收拢锁紧,这些都绽放着劳动的美。三叔勤快能干,深受粮站领导欢迎,也吸引住了邻村一个初识三叔的女孩,后来成了我三婶。

早年,三叔因操劳过度,患了急性阑尾炎,病痛折磨得他脸色煞白,满床翻滚。等千方百计凑齐钱入院时,他已陷入昏迷,被紧急送上手术台。医生说只要再晚一刻钟,就没救了。那天三婶正在家分娩,痛得撕心裂肺。这边三叔刚从死神手里被拉回,那边接生婆内外奔忙,在焦急等待后,三婶终于生下了我的堂妹。也许这也算天道酬勤吧。

一直以来,三叔惜粮如命。淘米时,他老将夹杂其中的谷粒剥壳同煮,舍不得丢弃。每顿饭总把米饭扒得干二净,从不剩半粒……

“不能让孩子像我一样,愁吃又愁穿。”他始终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努力着,先后送女儿读中专、送儿子进大学。儿女也传承了他的勤俭朴实,都有了稳步上升的事业。

春与秋撒满希冀,夏与冬看透生死。三叔经过了重重风浪,读懂了生活磨难,但对土地和粮食的依恋仍然不减。听,那支丰收舞曲,若有若无,忽远忽近,似乎是对他一生勤耕苦作的深情礼赞。



巷,仿佛徜徉在逸人香气的海洋里,人被淡雅的花香包围着。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有“叶密千重绿,花开万点黄”的美称。

桂花,虽没有牡丹的富贵华丽,没有兰花的空谷幽香,亦没有莲花的婷婷高洁,但他亦因香气传得远而著名,又被称为“九里香”。桂花,宋朝有词人赞桂花曰:“人间植物月中根,碧树分散散宝熏。自是庄严等金粟,不将妖艳比红裙。”

桂花,易安居士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吾信之并曰:桂花为树,顶金冠,拒铜臭腐,此桂花之丹心,昭昭煌煌,以警世人。

喜乎!香城京都桂花香,四季滴翠枝常秀,千秋盛传桂花颂,独领三秋压群芳。

## ■吴清龙(通城)

剃完后手摸下巴,想着那一片荒芜被电剃刀所向披靡一扫而光很是惬意。有时候,还要上理发店里刮胡子,而且必得找那些街头摆摊的老师傅才能剃得干净,有一次我在一个豪华美发厅里要求刮胡子,因为那里很少有这样的服务,人的手艺不熟练,剃刀很锋利,甚至早已生锈了,把我的脸上弄得鲜血淋漓,好多天不敢出门。胡子剃多了更粗更硬,以至于几乎一年要用一把电剃刀,现在我都可以办展览了。一天不刮就像没有洗脸一样难受,而且胡子直冒出来,一天内就会黑乎乎的。

我这是该长的不长,反而要掉个不停;不该长的长得特快,真所谓剃刀剃不尽,明日复又生!我真羡慕那些下巴光光,满头乌发的男人!看来这辈子只有羡慕别人的份了。

幸好我老婆不嫌弃我,总是安慰和鼓励我,只要心态年轻、身体健康就好,见老有什么不好,让我更成熟哩。她经常主动在大街上和我手拉手,肩并肩走在大众广庭之中,而且显得那么欣慰甚至自豪。

我为此心满意足,给了我自信与力量!

## 父亲的锯板生涯

■程应峰(温泉)

“穷夯——吭吭——”祖堂套屋传来锯木板的聲音,这是锯片在木头中摩擦、来回推拉、艰难推进发出的近乎嘶哑的呐喊之声,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依然不绝如缕地回响在我的耳际。这样的時候,我眼前浮现的是父亲同他的搭档光着膀子挥汗如雨锯着木板时的场景。

锯板,在我老家近于古方言的话语中叫解板,这是一种吃身体饭吃年龄饭的体力活和技术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没有电器,房子也是土木结构的,家家户户需要有一些木板储备,婚嫁用于打家具,起房子用于铺楼板等等。那时的父亲,年轻,身强力壮,又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解板匠——一个农闲时候揽活,凭体力凭技术为别人锯木板的人。

父亲上过几年私塾,相当于高小毕业。新中国成立之初,缺少识文断字的人,他便当了一段时间的大队会计。当时,崇阳县政府丁县长骑着自行车三次登门造访,请他出去做事,可最终还是被奶奶拒绝了。因为那时父亲的兄长顺应国家需要,已随大军南下,奶奶的身边就只有父亲一人了。尚孝的有责任心的父亲,只能遵循奶奶的意愿,留在乡村做农活。无计可施的丁县长,最后一别时,为父亲留下了一个紫缎面笔记本,嘱父亲莫忘学习。为这事,父亲念叨了一辈子,也怨了奶奶一辈子。

父亲利用农闲时间锯木板,为的是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没能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优势,便只能做这样的俗事,沉浸于繁重的体力活中,用滴不完的汗水庇护属于一家人的祥和时光。

父亲个子高大,身体健壮,能吃苦耐劳。他年轻时除了能识会算,什么手艺都知晓一点,锯板、刷墙、做木工活、做泥瓦匠,但终究没有正式拜师为徒。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在农活一忙完的时候,便想着要出门找些事做:打柴火、挑沙方,碎石头……什么都干。除此之外,那个时候的农村,最好找的事莫过于锯板了。

锯木板,不仅费体力,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比如磨削锯片、调整锯齿,都得自己适时动手。锯木板前,要将每根需要解成木板的圆木分段裁锯好,以削刀去皮,以刨刀脱出一根光洁的圆木。而后,在圆木的横截面以木工尺测量,设定出每块木板的厚度,以墨笔作上记号。再然后,父亲会取出墨斗,拉出墨斗线,一端固定,随后依据墨记,在圆木的横截面和木体上厚度均匀地弹出一条条墨斗线。

要解板的圆木可能是松木,可能是杉木,可能是柞木,也有可能是栎木……这些木料密度不一样,硬度不一样,用度也就自然不一样了。不同的木料,锯木板的难度,所费的力气也因为其紧密程度而大不相同。但在父亲眼里,它们就是一些等待解成木板的木头,再难,也不会有丝毫推诿。

弹好墨线,就该将圆木架在木叉马上了,圆木架得太高或太低,锯木板时都很吃力,所以在木叉上架圆木,也得有点准头。这是缘于经验的东西,干这一行干久了,也就有些准头了。高度一旦确定,接下来就用抓钉将圆木固定在木叉马上。这样,锯木板的前期工作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便可进入俩人协力锯木板的工作状态。

锯木板,光有较好的体力、耐力是不够的,还得掌握技巧,这不是一日之功,所谓熟能生巧吧。无论是一字锯法,还是盘式锯法,拉锯的俩人一定得配合默契,身体随着锯子的来回拉动,有节奏地前后微微摇晃,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但看看他们脸上、身上淌下的汗水,你就会知道,锯木板的活计是多么不易。锯累了,他们也会坐下来,喝喝大碗茶、聊聊闲天、解解疲乏什么的。

那时,我老家这地方,能锯木板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锯得好、能长时间坚持的并不多。父亲和他的搭档锯木板,常常是一天接一天连续进行,有活的时候,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不休息一天。他们锯木板锯得又快又平整,户主和木匠对他们都称赞有加。

后来,电锯取代了手工锯,靠人力拉锯也就自然而然划上了句号。这时,父亲的体力也跟不上了,作为解板匠的父亲,也就远离了他的锯框、锯片、棕绳、挫刀、刨刀、墨斗、木叉马等用具。

走进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起房子,做家具,所用的板材都是现代化设备生产而成的高质量、高强度的复合板,很少需要砍伐树木了,自然生态呢,也得到了恢复和保护。锯木板的那时候,已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父亲撒却世间尘已有多多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锯木板的身影,父亲挥汗如雨的样子,父亲不懈不怠进取的生活态度,父亲的音容笑貌,反而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